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在生命的辨识王国 看见未来

■文/赵军

5G就是第五代无线电通讯技术,它的核心能力是计算机芯片的超算能力得到空前的发挥。超算能力使得计算机的辨识能力更到了近乎神经网络的反应速度。神经网络的反应速度背后有一种“神经网络算法”,现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时代革命正是两者的结合并全面深入到了神经网络层面,而这是超越人类或者绕过人类思维层面的一次由人类掌握而又突破了人类思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

人与世界的沟通和一切生物与世界的沟通一样,都是生存的第一要素。但是人类凭的是认识的革命,而生物界凭的是神经元的进化。究竟思维更优越还是神经元更优越从来没有人探究过,而很天然的观点当然支持思维是第一重要的。只有人才有思维。所谓的认识逻辑可以认为就是思维。

而计算机似乎在认识思维上不可能超越于人,因为认识思维是需要创新性内在场景的,而计算机需要人给予它设计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内在场景。譬如当人在思考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思考本身是需要与人的过往知识、阅历、价值观、美学爱好、更远一些的利害得失,综合衡量着思考然后接近得出自己的判断。这个过程是一个酝酿和推理的过程,也是一个选择和裁判的过程,这样复杂的场景因人而异,甚至每一个人在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的结论程度都可能不同,这就是思考、思维的场会不断发生转移和变化的过程。

人们认为计算机超算速度再快也无法构建如此生生不息的场景。这样的过程就是“认识”,就是“思维”,就是人类的复杂性。人可以一分钟之前是天使而一分钟后变成魔鬼。计算机的学习能力不能在这个方面突破。计算机开宗明义就是“计算”,不是认识与思维,否则它就不叫“计算机”而叫“思维机”甚至“认识机”。从计算入手而发现计算的基层单位是“算法”,继而找到“算法”的底层是“辨识”,这是计算机带来的最重要的涉及到世界观的路径。

“辨识”与“认识”的区分也因此提到了人类的思维面前,而最终我们发现,“辨识”作为计算机的基本基础也是计算机的核心价值所在,是完全不同于人的“认识”的。计算机不是用来“思维”的,而是用来“辨识”的,而由于有了超算,再复杂的辨识对于当代计算机而言都不再是难事。这样,人类工具的革命性时代就来到了。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辨识”技术无处不在的应用,而正在开始悄无声息的变革。从超市的扫码支付到进入地铁站的方便识别,从二维码的无处不在,到刷面应用、指纹识别,这些进步因为带来了生活的便捷,而令我们心甘情愿放弃“隐私”的权利。时代是在这里“日用而不知”地改变着我们。我们回到了生物的辨识的时代而省却了“学习”、“思维”、“认识”这样一些几千年的习惯和独立于生物界的骄傲。我们第一次发现,远比人类低级的生物神经网络作用在今天成为了新人类的“深度学习”。

辨识的革命在逐渐抛弃认识的进步,这究竟应该是人类的狂喜还是悲哀?我们回到最初的考察和分析,人类的思维借助逻辑完成一种“认识”,这叫“学习”;神经系统根据反应实现一种“辨识”,这叫“算法”。只有人类能够“认识”世界,而凡是生物都能够“辨识”世界,就是说只有人类能够“学习”而凡是生物都会“算法”。这样的分别应该不错。

人类在辨识与认识的中间地带产生的是人类的心智,因此人们发现了认识心理学,而在这门认识心理学出现以前很久,人类就已经创立了N多“科学”。但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能够发现所谓“认识心理学”。如果说“认识心理学”是从认识心理学的世界以外开始

的,我们可以说其实不可能有“辨识心理学”,因为辨识不走“心智”,只要是“心理学”,就一定会忽视辨识的世界,辨识存在的世界有不同于“心智”发生的世界的存在逻辑——

今天我们要考察“辨识”需要借助认识的工具——不是“思维”和“心理学”,而是“元理学”和“美学”。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认识心理学”,甚至包含情感心理学的缺陷在于需要辨识的“元理学”和“辨识美学”的补充。在人类的“认识世界”之外,有一个无比辽阔的“辨识世界”。过去人们以为这是一个低等生物的世界,而在计算机突破寻常的人类世界算法模式之后,发现了它孕藏在其中的无限可能性,这个就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即以无比敏感的识别和反应速度掌握外界的一个个系统的联系。

神经网络是在生命诞生而人类远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始终伴随人类的认识世界一同成长。一棵植物的神经网络或者神经元可以告诉它在怎样的水分和土壤中辨识养分与损害的元素、压力与顺境而趋利避害,它的叶片充满可以产生光合作用的神经细胞,它的冠面懂得如何发扬顶尖优势而生长得更加优秀。还有譬如向日葵的神经网络也知道为什么要随着日光改变花朵的方向

这些生长的机能从哪里来?没有识别辨识就没有一切。人类在认识的道路上总是混淆辨识与认识的差别,辨识常常会是二元的、低级的,和非非常短暂的。然而辨识也是无所不在的,充满记忆的,美的。世界的平衡与稳定,自然的生长与消亡,除了来自世界政治的理性安排,也来自生物界各自遗传基因与生俱来的秘密辨识。人类的认识为自己规定思维的路径,生命的辨识为生长打开无限可能性。

当今因为研究计算机的算法革命而令人类创新回到神经网络,是人类的认识重新接近神经网络(神经元)的辨识性学习王国的最令人振奋的科研前沿,我们知道,所谓“深度学习”正是回溯到神经网络的辨识的学习。已经不会有人否认,辨识领域有很多维系着生命的原发性的近乎一切的基础,包括细胞生长发育和基因突变、编辑而重新创造万物,其中的遗传基因因素如何影响了整个生物资源和环境链条,等等。

将秘密的神经网络提升到人类学习的高度甚至超越人类学习的能力,是因为计算机革命的研究,在算法革命的追溯中人类第一次发现“神经元的辨识”已经出现在计算机的超算系统以及病毒的生成中。至今未有人解释清楚何以生物界共同拥有神经网络神经元的辨识活动,我们只能说它们就是“上帝的精子”。人工智能不是基于人的认识和思维的智能,人工智能只是基于从神经网络的辨识中开发无限接近终极的算法的智能。科学家说这是算法革命,其实神经网络辨识是最最基本的“生命体征”,也正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才重新发现生命并真正回归生命,而人工智能探究正是发现上帝的精子和上帝精子当中的遗传秘密的探究。

人工智能正是“上帝”的智能。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们这样回应5G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通过5G的通讯传播,人类的能力将不在于思考和思维——思想者、科学家们除外——方面的进步,而在于链接全世界的学习能力、工具能力的的神奇发展。这里字字珠玑。电影产业、电影院线可以因为深度学习学习和互联网神经网络的革命性进入而将发生怎样的革命呢?未来已来,不妨打开脑洞。已经被互联网的电影行业怎样找到和怎样看见自己的神经网络,这应该首先成为题中之义。

《占芭花开》是中国和老挝首次合拍的电影,映前想看的人数很低。开首首日,北京放映7场,全国321场,累计票房2.5万(截至1月21日),属于“一日游”影片。我看的这场,还有一位来自北外的女孩。我们彼此询问观影初衷,她说,她是学老挝语的;我说,我是写影评的。两位有“刚需”的观众支撑了一个场次。

本片是2016年为了庆祝中国、老挝建交55周年启动创作,由中国经济信息社、青年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影片从中国男孩与老挝女孩的爱情切入,以寻找中国抗日远征军老兵为轴,跨越中国、老挝、台湾三地,连接起中老三代人的情感,试图表达中老之间从历史到现实的绵长情谊。

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电影的交流合作颇有历史,异域风光入画来,也是现在在中国电影拍摄的流行做法。而与老挝合拍一部电影,大量老挝取景,老挝演员主演,前所未有。可惜,本片与观影期待相去较远,创作上问题较多。

编导想表达的东西太多,反而弱化了可能好看的部分。在这个项目里,似乎一定要加上抗日远征军老兵的内容。但在影片里,关于“抗日”、“信仰”这些预设的宏大字眼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基本是一个老兵与老挝人离散但彼此牵挂的故事。电影又借着寻找老兵的过程,想讨论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情感和命运,让四个家境不同的伙伴之间产生价值观碰撞与调和。而爱情戏是整部影片的基础部分。看来

截止到1月21日,已上映11天的《“大”人物》总计票房收入超过2.8亿,目前豆瓣评分6.7分。这部翻拍自韩国电影《老手》的警匪动作片,有小人物的命运抗争,有对社会现实的触目及表达,也有颇具热度的演员阵容,却遗憾没能成为市场上的“黑马”,进而续写国产电影让人惊喜的“现实主义”奇迹。翻拍是一把双刃剑,在借力于前作所带来的人气关注、话题资源和更为安全的资本回报的同时,新拍的作品也不得不承受可能更为苛刻的对比、审视和评价。

《老手》是2015年韩国电影的票房冠军。在人口仅5000万的韩国本土市场,该片观影人次超过1300万,票房收入1000亿韩元(约6亿人民币)。

在韩国,家国痛史与批判现实主义是最容易获取观众青睐,实现票房大卖的题材。久经商业电影熏陶的本土观众为何对《老手》趋之若鹜,稍前的一则新闻可以成为很好的注脚。2014年12月,大韩航空会长千金乘坐自家航班时,因机上提供的坚果未拆封而勃然大怒,甚至强令飞机返航,包括机长在内的全体空乘人员被迫下跪道歉,事态才得以平息。

《老手》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

《占芭花开》： 相约去老挝吧

■文/边静

看去,爱情就像一层糖衣,裹着一个不够饱满的离散故事和几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鸡零狗碎。

其实,这个项目可以集中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依然以寻找老兵为暗线。影片加入很多占芭花元素,这种浪漫感可以获得更大的释放。占芭花,老挝的国花,中国人称之为“鸡蛋花”。在东南亚旅行,街头巷尾,发间裙边,占芭花如影随形,不经意间,诗意满怀。在老挝,它也有自己的神奇故事,像所有那些基于农耕文明的传说一样。而且,老挝给予外界的印象,是神秘佛国、微笑国度,有着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和令人心旷神怡的天地。这些自然和人文条件都特别适合发生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并在故事中成为重要的情感和心境的依托。而不是像本片,出现了佛像、布施、古城、占芭花、瀑布等等老挝的风光人文符号,却像新闻图片一样掠过,缺乏情感价值和氛围烘托。

这种电影的观影体验,很多地方需要超过日常经验,比如美景、人物造型、消费场景,但本片的摄影和剪辑都过于“实在”,缺乏梦幻感。有些老挝风光还没有旅友的图片摄影更有味道。片中四个伙伴一起玩耍的消费场景、人物造型、言谈举止,演员形象,就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富二代及其暴发户气质的白描。以至于男主角沈翔拜访抗日老兵之后,掏出一沓现金表示感动或认同时,这个细节的表现都有种“我有钱任性”的感觉。其实可以

有其他更含蓄、更有气质的表达方式。尤其是沈翔的整体造型,与老挝女孩的美丽温婉形象不可比肩,难以共赴浪漫。

男女主角的形象对比恰恰可以反思维文化上的差异。既可以是富家公子哥与平民美少女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是迅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与还在发展中的老挝社会之间的差异。以一种客观美好的文化心态,以一场跨国恋爱,来呈现这种差异和彼此的向往,可能是更好的创作思路。片中特别观照了女主角占芭的笑容,还有外婆的笑容,但因为缺乏文化差异的对比思考,这些笑容也就仅仅是个笑容。占芭那句“简单一点不好吗”,也没有触动人心的威力。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在非洲一些国家,我们都会看到占芭那种单纯的微笑。在印尼泗水的一个电梯里,我曾看到当地中学生的笑容瞬间击中。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遗失的东西,担心再也回不来的东西。《星溪的三次奇遇》中,编导在思考某些东南亚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那里的小镇一定要追随那些现代化的成功套路吗?那个家族传承的理发店一定要割断家族文脉、包装成开发者希望的现代化模样吗?老挝是东南亚发展落后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约2500美元,工业发展水平不高,旅游业是重要产业。老挝人带着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在现代化过程中有着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这是在跨文化观察中,值得

我们更多关照的地方。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老挝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一个通道,中老两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加强。在老挝,那么多中国人在经商,那么多合作项目在进行,中老民间那么多人文往来,其中的故事和情感都值得进行艺术的提炼和创作。

2018年2月,本片在万象举办的“中-老合作论坛”上进行了首映。很难想象老挝人对这部电影的感受。这种创作有必要考虑作品面向的主体观众。爱情故事可能更有普适性,两国间正在发生的故事也更易被双方理解,一种客观美好的文化历史态度也更易达成交流。

自上而下,为了特定的政经外交等目标而创作的电影,也算是我们电影产品中一个特别的类别。这类影片从初衷到最终艺术呈现和市场效果,常常是象征意义大于文艺传播价值。电影是重要的大众文艺媒介,但一部影片实现有效的大众传播,其门槛和条件也相对较高。很多时候,我们有资金、有平台、有机缘可以拍一部电影,而创作能力成了软肋。所以,当下打造这类文化产品的影像形式,纪录片更为妥当。纪录片以真实的、现实的影像和人物,通过一个故事叙事,加上异域的本土人情,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更有观赏吸引力。从投资成本、创作的可行性,都比拍一部故事片更加从容。

2019是中老旅游年,占芭花开的日子,我们还是相约去老挝吧。

《“大”人物》： 翻拍是一把双刃剑

■文/虞晓

是因为它准确地戳中了这个国家的病灶——“财阀经济”和与之伴生的政商勾结所带来的社会之恶——以及这种社会生态下,普通人生活的卑微艰辛。无权无势的小警察该如何斗败权势炙手的财阀公子,《老手》的故事尽管常被评论为少有新意,却能力压同期上映的《碟中谍5》、《暗杀》等大片,这真切地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心理,渴望从贴近现实的影片中获得更妥当的慰藉。

那不胜正是警匪片稳定的核心命题,《老手》尤其出彩之处,是把虚构的善恶扬善故事讲得格外“接地气”。掌控了韩国经济命脉的私人财团,主导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也是当今参与国际竞争的中流砥柱,被称为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之恶”。这是韩国的现实,作为影片,既不能放任财阀不受制约的权力与欲望的膨胀,又不能鼓吹社会阶层之间的敌对和仇视。

《老手》所传递的理念,借用警察(黄政民饰)的话,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事,何必弄出这么大的风波”。影片在克制的暴力表达背后,有着超越善恶对立更大的格局。按下权贵桀骜的脑袋,倡导不同阶层的对话,肯定普通

人的尊严和价值,描绘法制社会公平、公正的愿景,《老手》用坚定的立场和开阔的视野,为观众建构起了可以期待和希望。

在了解韩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能够更清晰地辨别《老手》的价值所在,也能更好地讨论翻拍的难度所在。

从叙事结构、情节编排、人物设置到性格表现,《老手》与《“大”人物》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当然,从强拆、学区房、地产商、富二代、警民联袂等有着鲜明特色的词语中,无疑可以识别出后者在翻拍中本土化改编的努力。

值得思考的是,这两个几乎孪生的电影故事,为何会有着相对悬殊的市场反馈。用直观的感受来说,《“大”人物》的故事还不够“燃”。

对经典影片的翻拍,需要创作者将原来的文本,进行中国特色的改造和再创作,使影片在故事背景、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等方面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对一个特定时期大众心理的精准把握。

当下中国观众心中的爱、恶、惧是什么?那些被反复提及的特色词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大众心理?从2018年让人念念不忘的《我不是药神》、《无

名之辈》,甚至《无间道》等影片中,应该能找到线索和端倪。我们的时代确有胡作非为的“二代”,但对社会而言充其量是疥癣之患,并没有如同韩国那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相较于预先的期待,《“大”人物》离当下的现实确实远了一些。而拘泥与仓促共存的改编策略,又在一些细节上暴露出问题。比如从风格上,《老手》全片以情绪为基调有着变化,前20分钟的智破偷车案,借用了成龙早期电影的滑稽打斗路数,是主要的笑点所在;正反交锋的中间段落通过几次反转,揭开了冷酷的现实真相;结尾处的以命相搏,讲究拳拳到肉的质感,主打悲情感人。《“大”人物》在开篇的假币案中,直接以动漫加快叙事节奏,在这部追求现实感的影片中,多少显得突兀。

对改编最大的挑战应该来自于中、韩两国电影文化上的差异。原作中黄政民饰演的主人公为了破案可以不择手段,是典型的个人英雄。大卫·波德维尔曾指出经典好莱坞叙事策略的目标是“将时间和空间个人化,以追求心理因果性为基础的经典叙事”,个人化是好莱坞类型大片英雄塑造的惯常规程。黄政民在片中既要对抗强大的财阀势力,又要对抗警察内部贪腐人员的阻挠构陷,查找真相的过程因此也充满了戏剧的张力。

《“大”人物》中王千源饰演的警察则是“体制内”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体制的楷模和道德理想的践行者。近年来以“特战片”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建构所创立的“体制内”英雄个人化的模式(地域的偏远,比如海外、边境;身份的变化,比如退伍、卧底),也并不适用于影片的人设。王千源只能以执拗的性格来对抗看似不合理的条例和命令,这让他与“富二代”的对抗也显得甚多。事实上,这个角色并没有成为打垮“暗黑势力”的终极英雄,在观影时我一度觉得,他和局长的争执已经开启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反贪),是不是可以牺牲一些个体的尊严和利益?

本土化改编之难,几乎不亚于原创,翻拍这把双刃剑,《“大”人物》或许挥舞得还不够流畅。但就如影评人梅雪风在总结2018年时喜悦的表达,“国产电影在兼具现实的穿透性,同时能在票房,以及舆论场上同时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形成一种潜在的潮流”,《“大”人物》即便只是潮流中一朵并不显眼的浪花,依旧值得我们的鼓励和尊重。

中国多维声
SMDS

空灵震撼
绕梁三昧

由中影股份公司和中广华夏公司共同开发攻关的多声道制式技术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外同类技术相媲美,具有高性价比
获国家资金支持,年增长银幕数超过100块,年制片20-30部,并将更多

中广华夏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SINOCINETECH CO., LTD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汤山创业园纬一路10号
电话:025-84915510
传真:025-84915566

E-Mail: zghxep@163.com
网址: http://www.cinetech.cn
售后服务热线: 4008818770